朝花周刊

“好戏连台”与“乐声悠扬”

任海杰

2019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进入11月后，好戏连台，后劲十足。

中国原创民族歌剧、现代改编京剧、西洋经典歌剧等多种演出，竞相登台，令人目不暇接。

由山东歌舞剧院在文化广场上演的《沂蒙山》，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它继承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江姐》《洪湖赤卫队》等中国民族歌剧的传统，融合了中国戏曲的板腔体、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的元素，民族风格十分鲜明。剧中优美抒情、慷慨激昂、朗朗上口的唱段层出不穷，动人心弦，现场聆听，几度令我热泪盈眶。演出结束时，剧中的一些唱段已有观众在哼唱，如男女声二重唱“等着我，亲爱的人”、剧中英雄孙九龙就义前唱的“让我再看一眼”等。现场观众反响之热烈，近年少见。这说明，《沂蒙山》接地气、通人心，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

《沂蒙山》的热效，引发了关于如何创作具有中国特色歌剧的一系列命题：如何进一步平衡“以歌串剧与以剧串歌”的关系、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如何兼容、舞台布景的虚实关系、中国歌剧是否需要宣叙调以及如何写出符合中国语言特色的宣叙调……一部原创歌剧能够引起如此轰动效应，本身就是一大收获。

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新版京剧《大唐贵妃》同样引人关注。京剧，被称为中国的“OPERA”(歌剧)。这里不谈剧本的改编，主要说一下音乐部分——伴奏的乐队。传统京剧一般都是用小型民族乐器的京剧乐队伴奏，而新版京剧《大唐贵妃》从18年前梅葆玖献演时就开始尝试加入大型管弦乐队，中西结合。此番经过原版作曲家杨乃林的精益求精，无论是唱腔还是乐队伴奏部分，都重新配器，呈现出既有传统京剧的细腻委婉，又具当代审美的宏大气魄，具体表现在：演员演唱时，以上海京剧院的乐队为主；音乐间奏过渡时，则以上海爱乐乐团的大型管弦乐队全情烘托，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京剧乐队的“势单力薄”，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并在戏剧高潮处加入上海爱乐交响合唱团的伴唱。这样的安排，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对激活传统京剧，争取年轻观众，进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舞台，很有益处。就拿剧中脍炙人口的“梨花颂”来说，如果去掉管弦乐队的伴奏，会是什么效果？答案不言自明。

本届艺术节还有一个重头戏——亨德尔的《塞魅丽》在上海首演。亨德尔是与巴赫齐名的巴洛克时代作曲家，近几十年来，世界乐坛上演亨德尔歌剧的频率越来越高，除了音乐出色外，其歌剧中揭示的一些人性母题，给当代歌剧导演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空间——当代歌剧演出已进入以导演为主的时代。

新版《大唐贵妃》演出剧照 （上海京剧院供图）

本版《塞魅丽》由中国艺术家张洹制作，舞台上搭建的一座中国明代祠堂、几位主演身穿中国东北大花袄等中国元素，将一场发生在西方的爱情、嫉妒、复仇、人神错位的故事移植到了中国。10年前（该制作在比利时首演），张洹在浙江购买一座祠堂时，意外发现一本祠堂主人的日记，里面记录了男主人妻子的一段情迷意乱的婚外恋，令张洹产生了将中国农村爱情悲剧与古希腊神话爱情悲剧相穿插的制作构思。于是，有了这一独特的中国版《塞魅丽》。

现场观赏有几处惊喜。上演亨德尔歌剧为了贴近时代风貌和特色，一般都用古乐队伴奏。作为现代管弦乐团的上海交响乐团，会有如何的表现呢？坦率说，演出前，我是心存疑问的。但这个疑问在一开场演奏前奏曲时即被出色解答了——余隆挑选了约20人的小编制乐队，在演奏方法上作了调整(包括定音、弓法、技法等)，乐队一下子呈现出非常巴洛克的风格和音色。我听上交几十年，但这判若两“队”的音色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看余隆指挥的音乐会也有无数场，但这版《塞魅丽》令我对余隆的指挥艺术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个惊喜来自合唱。《塞魅丽》中有大量合唱，担任本次合唱的是英国之声合唱团。这个仅20人的合唱团居然迸发出如大型合唱团的惊人能量，声音非常漂亮。说到独唱演员，几位主演都是目前世界乐坛专攻巴洛克声乐的角儿，无论是风格的把握还是技巧的运用，都令人赏心悦耳。第一女主角那段著名的“镜子之歌”，其珍珠般颗粒的花腔和生动的表演，赢得满堂喝彩。

上周艺术节上的音乐会，有几场演出特别值得一提。一是匈牙利钢琴家席夫与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在上交音乐厅演出的两场音乐会，我聆听了11月2日的第一场。席夫身兼独奏与指挥，演奏贝多芬第二、第四钢琴协奏曲，指挥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作为乐坛常青树，席夫的演奏一如既往地稳定和扎实，显示了钢琴大师的深厚功底。席夫多年前来沪开独奏音乐会，曾有返场7次的惊人纪录，这番他又返场3次，与乐队加演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三乐章、独奏巴托克的一首舞曲。如此丰盛的返场，我还是第一次亲历。席夫真是钢琴家中的超级劳模，深得乐迷欢心。音乐会另一个出乎意料的观感是，席夫的指挥不是做做样子(不少演奏家兼指挥就是这样的)，而是别具一功，别开境界，巴尔卡室内乐团成员在他的指挥下全神贯注、兢兢业业，表现非常出色，颇有欧洲老派乐团的韵味。

紧接着席夫的是英国大提琴家斯蒂芬·伊瑟利斯。他已成名多年，入选过留声机名人堂，录制过不少精彩的唱片。本届艺术节，他携手慕尼黑室内乐团在上音歌剧院登台。与席夫不同，伊瑟利斯坐在乐队中间，不做指挥，仅以自己的演奏来带动乐队，即使没有独奏部分，他也经常参与乐队的合奏，如此既独奏又合奏的情景也是很少看到。伊瑟利斯的乐感非常好，洒脱自如，在以旋律线见长的大提琴吟唱中，注重节奏和色彩感。他用的是一把意大利制琴大师蒙特尼亚那1740年制作的名琴，音量不是很大，但音色柔美，近距离欣赏，那特有的韵味，仿佛穿越到几百年前，真是难得的享受。与巴尔卡室内乐团不同，慕尼黑室内乐团不设指挥，演奏波切里尼D小调交响曲和海顿的第45交响曲，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更有现代特色。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近30人的室内乐团，如果有指挥，效果会更好。比如在声部的衔接与过渡上，会更自然丰润些。

两位著名演奏家，两个著名室内乐团，在艺术节中同中有异、相映成趣。

舞蹈也是艺术节的一个重要内容。最近演出的“一中一西”很有看头，所谓“中”，就是由云门舞集、陶身体剧场组成的《交换作》，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三部作品：陶冶《12》、郑宗龙《乘法》、林怀民《秋水》，中国风格加现代元素，肢体舞姿别出心裁，别开生面。所谓“西”，就是世界著名的荷兰国家芭蕾舞团，在时隔5年后，再度来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大剧院以全明星的阵容，为观众带来两场现代芭蕾演出。整台演出包含4部作品，均由荷兰现代芭蕾“开山鼻祖”之一的编舞大师汉斯·范·曼伦编创，取名《大师颂》。舞蹈语汇既具古典的扎实功底，更善现代前卫的人性探索，伴奏音乐不拘一格：探戈、当代经典音乐、古典贝多芬，呈现多元开放的特色。

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演出，令观众看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果然是海纳百川、百花齐放的国际胸怀和格局。

戏里戏外

人之将逝，其戏也善

——中文版《安魂曲》观后谈

胡晓军

同样是话剧《安魂曲》，同样在美琪大戏院，观看5月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的原版和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上演的中文版，感觉颇不相同。总的来说，因是第二次、因是中文版，所以有了更高的期待；同时出于上述三个原因，感动稍有消退，觉悟稍有减弱，一切均属正常。另外，原版剧终时那凄美的女声独唱，到中文版就消失了，这与“安魂曲”的剧名也不甚相符。不过最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尽管该剧讨论的是人类、人性的共有主题，尽管以色列导演和中国演员们都非常努力，但离开了母语的戏剧，其表意能力和表情张力终归要略逊一筹的。

《安魂曲》的剧情由契诃夫三篇小说《洛希尔的提琴》《苦恼》《在峡谷里》的部分情节拼接连缀而成。一个经营棺材铺的老汉，带着病重的老妻搭马车去邻镇看病，但老妻还是不治身亡；一个年轻母亲的婴儿被人用开水残忍地烫死，她抱着孩子奔走一夜，求医无果，只好将孩子就地掩埋；一个风餐露宿的车夫，儿子猝死，他难以疗治惊愕与悲痛，渴望回头对乘客说些什么，但一开口即被粗暴地阻止，最后只得对着马儿一吐为快：“告诉我，今后我该怎样去生活！”中文版的舞台设置为高低渐次的圆形，所有人物都在圆的中间或边缘生存、奔走、相遇、离别，直至死亡，最终都指向了“人生只有一次，若能再来一次，你会怎样”的主题。

贯穿和统领全剧的核心人物，是倪大红饰演的老汉，从起初对老妻冷漠刻薄、对生计不停抱怨，到尾声对老妻的温柔怀念、对过去的反省悔恨、对“再来一次”的美好幻想，都作了全身心付出的表演。其中最令人会心的台词，莫过于那句“活着都是亏损，死了才是盈利”。编剧为演员提供了足够的人物心理动因和行为动机，巧妙地运用告别(老妻)和偶遇(年轻母亲)，展示出老汉有所悔悟并试图挽回的缘由。尤其是得知年轻母亲的悲惨遭遇，听到“生活让我走，我就走”的无奈告白，老汉内心发生反省，甚至提出要免费为死婴造一口小小的棺材。倪大红苍老的外形、偏激的语气、略为夸张的形体及动作，特别是噼里啪啦打算盘的样子，有几丝滑稽，又足够节制，令观众对人物形象产生了清醒的认知。至于嘲笑还是怜悯，惆怅还是哭泣，他始终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观众。

《安魂曲》是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的绝笔之作。人之将逝，其戏也善，何况他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在此时均达到了高峰，成就了此剧沉重的力量。从以色列原版的演出看，虽然从舞台设计到演员表演都显得有些笨拙甚至滑稽，但它显然不是供人娱乐的，而是令人反思的。它甚至明确地要求观众，趁着自己还活着，及时检视自己的执念和劳作，以便来得及挽救自己的贻误和过错。全剧没有任何亮色，其实它的生机在于戏外。列文同样希望该剧拥有天使一般鲜明的生机，当老汉死去，戏戛然而止，他相信生机必将点亮在观众席中，在那些已感动、已领悟的人们的头脑中，如同泪光和繁星一起闪烁在黑漆漆的夜空之中。至此，“安魂”的题旨终于达成。这部几乎没有宗教意涵的话剧，对向来缺乏这一传统、日夜忙碌赚钱的中国观众来说，是合适的；进而言之，花大功夫改编为中文版，是很好的。

话剧《安魂曲》的舞美、灯光和服装、化妆、道具，体现了西方普遍认同的心理学观点，即人的负面情绪会导致与其心理相对应的物品加速朽坏。人的负面情绪越重、越长久，人周边的物品便会越破败、越朽烂。老汉的一生几乎都在负面的心理中生存，即便最后有了反省和忏悔，他仍向上帝和观众大声喝问：“我已经过得很惨，为什么还要提醒我过得很惨？”这表明他到底无法彻悟，因为提醒他过得很惨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既然老汉是贯串全剧的主角，那么呈现在观众前的道路、房屋、家具和各色人物，都是腐烂不堪的。明乎于此，那么即便是剧终前夕、老汉弥留时，也不应出现中文版中那样完美的木马、那样美丽的纸花，尤其是那样开怀大笑的老妻，而是只用一道不那么明亮的光束，便足够了。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月星辰、大地泥土，还有动物，因为不是人为的创造或制造，所以很少甚至不会受人的负面心理的影响。观众可以发现，舞台上的天体日复一日，熠熠生光；大地年复一年，沉沉无声；而那匹马，也只有那匹马才接受了车夫的哀诉。而人中能与它们较接近的，只有天真的孩子。这就不难解释年轻母亲没有接受老汉为死婴打一口棺材的好意，婉言底下的潜台词是，她不想用看似崭新实则腐朽的棺材来陪伴洁净无瑕的孩子，只想用不被人的戾气污染的泥土掩埋自己的孩子。相比以色列原版而言，孙莉的肢体幅度较小，情态较冷静，中国观众更能接受，毕竟东方式的内敛表演更适合他们心中17岁女孩应有的模样——她没有钱。她是一个天真尚存、并未泯灭的孩子。

新视线

“纯工业”纪录片拍出了生命的律动

李建强

近日，全新改版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在黄金时间播放了大型纪录片《超级装备》。该片聚焦当今中国的先进装备，揭秘鲜为人知的装备制造过程，讲述人与机器的智慧碰撞，彰显了中国制造向数字化、网络化、绿色化方向发展的未来趋势。

自从人类工业文明开启以来，世界各国兴衰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地基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借助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国的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18年，产量已接近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曾将人类工业门类划分为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算，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是我们所拥有的特殊优势，是中国人民长期辛勤努力和艰苦奋斗的结果。值得大书特书、载入史册。

用纪录片来书写这样的历史，难点在于，制造业一应俱全、包罗万象，如果不加选择地铺陈缕述，难免支离破碎、顾此失彼。《超级装备》巧妙选取11个中国顶级装备，从“独立装备”“核心装备”“智能装备”三个角度切入，紧扣核心，向内里开掘，在兼及广度的同时，执着于深度垦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将这些超级装备的来龙去脉、沉落起伏，有条不紊地展现出来。

该片第一集，以大型矿用挖掘机、隧道盾构机、三峡升船机作为对象，第二集以核电转子、船用曲轴和特高压输变电装备为目标，第三集则以3D打印装备、骨科手术机器人、智能冲压线等为代表，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由点生发，纵横发掘，起到了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引领作用。

更为可贵的是，全片不以说教粉饰，不用口号装扮，而是紧贴工业地基，追随时代脉动，侃侃道来。既突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进步与成长，又反映超级装备的背后几代装备人充满艰辛而非凡的创业历程，竭力回避过往同类题材纪录片常见的见物不见人的顽疾，力争将道与器、人和物高度统一起来，在器物的更新换代中蕴含思想的力量和人性的温度，物以人而显，器以道而彰，确保人性和物性、思想性和可看性达到较好的统一。

我特别欣赏片中随处可见的拟人化的表达方法。比如，展现百万级核电转子的制造过程，用“烈火焚身”来描绘它13次的淬火冶炼，用“千锤百炼”来形容它长达几十小时的浇铸锻造，用“千刀万剐”来比喻它被切削打磨，用“吹毛求疵”来刻画它严苛的质检工序。通过富有创意的表述方式，把冰冷繁琐的工业流程，变成了有温度、有弹性、可延展、人性化的奇迹诞生过程。

正如该片总撰稿、总导演韩晶在《导演手记》里所阐述的：“《超级装备》不仅要表现装备建设中难以重现的震撼场面，并且还要揭示，这些高高在上的尖端装备，恰恰与人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生活中每一次美好的提升，都是由它们所赐。”这种清晰明亮的导演思想，化作一场场、一幕幕精湛精良、立体饱满的镜头语言，使《超级装备》这样一部“纯工业”题材的纪录片，获得了精神的灵性和生命的律动。

文化杂坛

和神话较什么劲

陈鲁民

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牛郎与织女》。老牛对牛郎说：“明天黄昏时候，你翻过右边那座山，山那边是一片树林……那时候会有些仙女在湖里洗澡。她们的衣裳放在草地上，你要捡起那件粉红色的纱衣，跑到树林里等着，跟你要衣裳的那个仙女就是你的妻子。这个好机会你可别错过了。”牛郎依计而行，娶到织女为妻，生儿育女，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最后虽被王母拆散，分隔银河两端，但仍争取到了经鹊桥一年一见的机会。

这个美丽神话故事一直流传了上千年，又衍生出许多动人的诗篇，最佳者自然莫过于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成为妇孺皆知的千古名句。

没想到，这个故事如今竟遇到挑战。有网友指责说，“牛郎有偷窥织女洗澡”之嫌，因而被戴上“猥琐男”的帽子。还有的说，“牛郎看洗澡是流氓，拿衣服逼婚是无赖。”原本挺美好的神话故事，经此“杠精式”解读，立时变得污秽下流，不堪卒读。或许。这就叫“化神奇为腐朽”？

还有人和寓言《愚公移山》较劲，先用物理化学的试验方式证明其移山的不可行，再用土木工程的原理论证挖山的愚不可及，甚至搬出人口理论来批驳老愚公“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的观点。还说战乱、瘟疫、饥馑、意外等各种情况，都可能使老愚公断子绝孙，无人挖山云云。

被挑战和较劲的还有各种传说。成语“凿壁偷光”，说的是西汉匡衡，幼时凿穿墙壁引邻舍之烛光读书，终成一代文学家的故事，被某些网友曲解成故意破坏别人家的墙壁，而且还涉嫌偷窥别人的隐私。成语“囊萤映雪”，囊萤说的是晋代车胤，没钱买灯油，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被批为违犯动物保护法。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据当今一些批评者实际考证，雪光难看清字迹，而且久而久之，肯定会导致近视。

还有人质疑，传说飞将军李广酒后射虎，居然射入巨石，而按人的臂力和弓箭的穿透力，毫无可能性，纯属胡编乱造。《除三害》故事里，周处在河中与蛟龙大战三天三夜，更是无稽之谈，世间本无龙，你和谁打去？而大名鼎鼎的“司马光砸缸”，竟然也被质疑是在故意损毁公私财物。

质疑和求真是可贵的科学精神，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但一定要用对地方、看准对象，否则就会变得可笑、滑稽甚至荒谬，成了无意义的较劲和抬杠。神话本就是虚构和想象的，传说也是半真半假，还有各种民间故事也虚虚实实的，若谁硬要和它们较劲，拿着放大镜或哈哈镜去挑毛病找破绽，称得上“脑回路清奇”。

当然，对于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不是说不能质疑、批评、挑刺，而是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时间空间的不同，考虑到文学作品与科学实验的不同，考虑到古今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满足这几个前提之下，再进行批评指正，就不会太离奇太奇葩。譬如说，可以批评这些文学内容的逻辑是否合理、有无自相矛盾之处、可否自圆其说、有无明显糟粕，等等。

反之，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不管今夕往日，按“杠精式”的路子来挑刺找茬，吹毛求疵，不仅牛郎与织女的故事有严重“硬伤”，不符合今日的法制精神和科学态度，嫦娥奔月、梁祝化蝶、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刘海砍礁、柳毅传书、哪吒闹海等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同样也都经不起严格“推敲”，也要统统被打入另册。果真那样，该何其荒唐可笑！

请“杠精”们放过那些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不要瞎较劲起哄，干点有意义的事。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